

旅人靈魂的想像與追尋——

以鍾文音 my journal 旅行書寫系列為例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 黃俐娟

摘要

本文將以鍾文音 my journal 旅行書寫系列為文本探討對象，將其旅行書寫中對探訪者人物靈魂的想像，展現於其寫作之上特色。因此，本文將先說明鍾文音於其旅行書寫創作上的成果，以及旅行對其所蘊含的意義；接著，比較 my journal 旅行書寫系列中其探訪對象的特色與差異所在；再者，透過對人物靈魂的追尋，呈現兩方交互對話的景象，間接呈現文化差異下所塑造的探訪者與鍾文音之差別；以及說明對探訪者追尋之下，其展現於旅行書寫之上，受到探訪者的影響和自我的轉變。最後總結以上特色，突顯鍾文音旅行書寫中，旅行者心靈層面的懷想與追尋的結果。

關鍵字 鍾文音 旅行書寫 自我主體 他者

一、前言

九〇年代旅行成爲了感染力最強的「全民運動」¹，旅行文學也如雨後春筍般於文學領域中湧現。根據交通部觀光局最新統計，2007年12月來台旅客爲36萬3,916人次，與2006年同期相較，成長12.34%。其中「觀光」目的旅客19萬4,518人次，成長18.68%，「業務」目的旅客6萬8,110人次，成長0.55%。²伴隨著旅行熱潮，九〇年代的文學界中，也掀起一陣旅行書寫風潮。

隨著社會結構轉變與經濟起飛，女性也開始掌握獨立自主權與經濟的自我提供，另一方面由於其外部環境的條件配合：開放國外觀光、及旅遊業者與各種媒體的宣傳，導致女性海外旅行風氣興盛。女性經濟能力的提升另一方面便意味著女性具有一定程度的自主能力與移動能力，加上開放觀光政策，出國的方便性大爲提升，這種外部條件的相互搭配使得女性在九〇年代之後到國外旅行的成長率大幅成長³。有鑑於此，女性的地位於各方面逐漸高漲，教育的普遍使得女性在經濟層面上獲得獨立自主權，表現於文學書寫這塊版圖上也不惶多讓。

回溯旅行書寫的起源，首推航空公司舉辦的「旅行文學獎」。中華航空公司於1997年至1999年，設立第一屆至第三屆華航旅行文學獎；長榮航空公司則於1998年設立第一屆長榮寰宇文學獎，藉由高額獎金與機票獎勵，鼓舞許多知名作家的參與，也因文學獎的設置，進而帶動旅行書寫相關研究、研討會的舉辦。

探究八、九〇年代旅行書寫，最受矚目非鍾文音莫屬。鍾文音至今出版著作高達十九本，作品內容多以旅行書寫爲主要方向，因此被喻爲九〇年代後期崛起的優秀小說家，兼以散文之筆寫家族、寫旅行、寫島嶼，其中旅行書寫乃是鍾文音專長所在。其寫作多次囊括國內文學獎，有：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時報文學獎、聯合報文學獎、台北文學獎、長榮和華航旅行文學獎、中央日報文學獎、第一屆劉紹唐傳記文學獎、世界華文小說獎和國家文藝基金會小說創作補助獎，並於2005年獲吳三連獎，第一屆林榮三文學獎短篇小說獎與散文獎等多項獎項，可見鍾文音於旅行書寫的文學上有其獨特的寫作技巧與文字特色，使得有今日的成果。

在此探討鍾文音 my journal 旅行書寫系列書籍，乃其歷經五年完成出版工作，可謂是其旅行書寫的經典著作。當前研究多以鍾文音女性主體旅行居多，尚未有人深入探究其出版的 my journal 系列所呈現出的靈魂追尋與空間想像。分析其寫作內容或文字修辭，爲鍾文音塑造個人獨有特色，選擇旅地與追尋前人在她內心皆具特殊意涵，透過文字抒發自我內心情懷呈現於作品中。

本研究之撰寫，乃是以鍾文音爲主體，輔以其旅行文學作品爲對象，深入探究其內心世界，將旅行帶給她的意義與心靈的衝擊加以探討，企圖將鍾文音的旅

¹ 見楊澤〈在文明的邊緣流浪〉，《國境在遠方》頁12，台北市：元尊文化，民國87年。

² 見交通部觀光局網站：〈96年12月暨全年觀光市場概況概要〉：
http://admin.taiwan.net.tw/statistics/release_show.asp?selno=1483

³ 見陳室如《出發與回歸的辯證——台灣現代旅行書寫(1949——2002)研究》頁213，彰化：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年。

行書寫進行與讀者內心深層的對話。在此，將先介紹鍾文音於星月出版社所出版的 my journal 旅行書寫系列圖書，並說明旅行對其所蘊含的特殊意義；其次，呈現文本中異地和故國的對比，為鍾文音旅途中表現出的鄉愿之感；接著，對追尋人物的特色與對鍾文音本身的虛擬對話，以拜訪者為書寫中心，突顯鍾文音於旅途中心靈交流的差異，為她帶來心靈抽象的影響與轉變；再者，以鍾文音旅行後的自我想法，及其呈現旅行後的自我認同書寫要點。最後，總結以上特色，歸納旅行書寫的意義與目的，突顯鍾文音旅行文學的要素。

二、旅行與書寫的義涵

旅行書(travel book)除了紀錄旅遊的經驗表象，更重要的是建構作者自我主體(subjectivity)以及和他者(other)之間的對話交鋒⁴。透過旅行地中追尋的靈魂人物，其人物形象展現出的差異與影響，旅行者企圖於旅途中建構自我形象，找尋內心真正的自我。藉由書寫的動作，發抒個人轉變的記錄，同時也為兩種相異文化的交流與融合。

然而，放下記者高薪工作，選擇四處流浪的鍾文音認為：「這個世界不缺一個記者，但缺一個好作家。記者工作隨時有人可以補位，好作家的出現卻要漫長的時間。」⁵對她來說，「旅行」是為找到生命的緣由，開啓了心靈之門，間接地營造了另一種屬於深層內在的旅行書寫。她比喻自己是有生命力、會開花的樹，走到哪、就活到哪，如傅柯所言：「無身分的過度狀態」⁶。意味著，藉由旅行於不同的時間、空間環境下，讓她找到真實多樣的自我、自己與過去的自己，在旅途中的疏離感與異地空間的私密深層對話下，建築內在自我與記憶。

終於明瞭為何有些人離不開、走不了自己的原鄉，不獨因為經濟，且常因為離不開自身構築的城堡，牽掛是主要內在因素。帶著一顆牽掛的心獨行天涯那是難受的，是不瀟灑的⁷。

她的出走，是為驗證自我內在答案，透過原鄉與異地兩者間的交互拉力，羈絆著鍾文音對旅行的追尋。唯有透過旅人本身的獨立與自信，踏出依賴的國門，摸索原我的第一步。

對鍾文音來說，旅行對她的意義無非是：透過接觸陌生環境，回歸自我而產生心靈的思考與建構。因此，世界各地都為她的「家」，是神識的原鄉，是心靈

⁴ 見陳室如《出發與回歸的辯證——台灣現代旅行書寫(1949——2002)研究》頁 11，彰化：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 年。

⁵ 見蔡雅雯〈在文學廢墟裡，打造黑暗之光：鍾文音〉，《幼獅文藝》第 578 期 2002 年。

⁶ 見鄭至勤〈新世代生活態度——我旅行故我在〉，《中國時報》第 34 版，2002 年 6 月 16 日。

⁷ 見鍾文音《遠逝的芳香——我的玻里尼西亞群島高更旅程紀行》頁 115，台北，玉山社，民國 90 年 10 月版。

桃花源所仰止渴切，心寂懷想的回歸點，沒有地址的家。⁸在探索的過程中，她最後思索出旅行對她的真正意義為：

或者追尋者會失敗。或者遊牧者終其一生找不到依傍的那口井，那可紮營的牧草，又或者出生者再也回不到出生的面目……然而不論過程如何，旅行本身是無法思考的，只有旅行者自己才能以各種方法來看待自我。而不論這個自我的結果如何，種種的追尋都意味著一種人生的移動、進展，甚至翱翔起飛，紐約或許可以幫助人性打開密室，但身處其中必須幻影盡拋，和她通體交融，否則來去紐約，只不過記憶的櫥櫃裡多了幾樣刻板化的紀念品罷了⁹。

對於別人稱她為「旅行作家」她一點也不想受囿於此，對於她來說旅行是她的心靈糧食，從旅行中尋找自我的出口，更期盼與不同個體間，自我孤寂以及心靈之間的碰撞、疼惜與邂逅。

透過書寫，鍾文音將蛻變的過程記錄於已出版的《遠逝的芳香——我的玻里尼西亞群島高更旅程紀行》、《奢華的時光——我的上海華麗與蒼涼紀行》、《情人的城市——我和菖哈絲、卡蜜兒、西蒙波娃的巴黎對話》和《孤獨的房間——我和詩人艾蜜莉、藝術家安娜的美東紀行》四書(見表一)中。

若以四本出版時間與頁數的變化來看，從 2001 年至 2003 年每年出版一本旅行文學，分別為 2001 年的《遠逝的芳香》、2002 年《奢華的時光》、2003 年《情人的城市》，而本系列最後一本《孤獨的房間》歷經了三年，至 2006 年才順利出版；從頁碼的變化比較，《遠逝的芳香》僅 173 頁、《奢華的時光》增加為 276 頁，到《情人的城市》時更增加至 342 頁，最後《孤獨的房間》為 322 頁，頁碼有著大幅度的變化；若依照內容來看，一開始由單純的書寫旅行中個人思想的獲得外，也記錄著旅行的動線與旅程中拍攝的照片，之後隨著旅行目的地距離的增加，內容也開始介紹探訪對象的相關背景，與其特殊之地，顯得更為豐富精采。而之中依序追尋的對象為大溪地的畫家高更、上海的作家張愛玲、女伶孟小冬和影星阮玲玉、巴黎的作家菖哈絲、西蒙波娃和雕塑家卡蜜兒，以及美東記行的詩人艾蜜莉和藝術家安娜·梅迪耶塔共八位，這之中僅有一位男性畫家高更。

於《孤獨的房間》中，她為這系列旅行書寫中的寫作特色作一分析，也為其自身的旅行書寫做一說明：

這系列採取共同的書寫形式，那就是紀行體和書信體。這四本書合起來看才能看出整個系列我想要呈現的特有方式，或許也比較能夠看見旅程在我的眼光下所形成的獨特氛圍，我透過非常個人的追尋來體現向經典的致敬，向歷史的發光體取經，藉此進入「死城」(經典人物都已亡故了)，然後藉「書寫」再度點燃藝術的微火，讓日漸盲目的我們能夠提拔自我眼界，

⁸ 見鍾文音〈移居台北前的南方憶往〉，《聯合文學》第 219 期 2003 年。

⁹ 見陳室如《出發與回歸的辯證——台灣現代旅行書寫(1949-2002)研究》，頁 148。

且心嚮往之。¹⁰

說明了透過進入「死城」的方法，追尋典型的代表人物，藉此激盪心靈的交流對話，以達到物我對話、以提升自我為目的。鍾文音藉由旅行與探訪者進行心靈上的交流，而讀者則可藉由閱讀的方法，達到與作者無形的交流互動，甚至更可透過此認識探訪對象，甚至也形成交流的作用。

一北一南、一西一東、一文學一繪畫的人文踏尋，鍾文音所感受到的人事物，與其獨有的華麗文字加以圖像，兩者建構成的紀行，除了鍾文音自身的追尋，更帶給讀者不同國家人文風味的體驗。由鍾文音的行文間，可見其藉由時間與空間間的交錯，探訪眾多追尋對向，以期許對自我心靈的追溯。其旅行書寫中獨有的文字加上個人繪畫的輔助，使讀者在閱讀時能再次與作者重遊此地，一次又一次回歸繽紛的旅行紀行，發展出個人旅行靈魂。

表一 鍾文音 my journal 旅行書寫簡表

著作	頁數	地點	目的	出版時間
《遠逝的芳香——我的玻里尼西亞群島高更旅程紀行》	173 頁	玻里尼西亞群島	拜訪高更最後的居住地，深入探究吸引高更的自然風情，帶給他如泉源般的作畫動力。藉此沉澱自我心靈，企圖在此旅途中尋找真正的自我。	2001 年 10 月
《奢華的時光——我的上海華麗與蒼涼紀行》	276 頁	上海	細查上海與台灣同為首要都市，其所展現出相異的人文特色。藉由老上海人與藝文的珍惜，表現出當地人民對文化所抱持的態度，也藉此探求自我精神上的真實面貌。	2002 年 05 月
《情人的城市——我和菖哈絲、卡蜜兒、西蒙波娃的巴黎對話》	342 頁	巴黎	探訪巴黎三大知名女性——菖哈絲、卡蜜兒與西蒙波娃。走訪三人生前居住過的環境，用心體會三位女性對於感情一事所抱持的態度，並加以建構自我的感情觀。	2003 年 08 月
《孤獨的房間——我和詩人艾蜜莉、藝術家安娜的美東紀行》	322 頁	美東	追尋詩人艾蜜莉與藝術家安娜的創作過程，藉此與其進行心靈層面的交流。希冀在此旅途中能夠尋找自我創作的動力，進一步體現自我創作過程的心態變化。	2006 年 01 月

¹⁰ 見鍾文音《孤獨的房間——我和詩人艾蜜莉、藝術家安娜的美東紀行》頁 18，台北：玉山社，民國 95 年 1 月版。

三、文學和藝術人物的追尋

透過對拜訪目的地的人物的追尋，以抽象的對話方式，進行心靈間的溝通與交流。在系列書籍中，鍾文音追尋的對象，因其背後的生活背景、社會條件的不同，促使不同的人文觀念，呈現於拜訪者的生平背景，乃至於文學、藝術作品中，進而影響其對人生的態度。首先在《遠逝的芳香》中，面對高更的尋樂生活方式，呈現兩人因時空的變化，對生活的感懷而有所別：

一百年前，當高更赴大溪地時，他說他來遲了，他失望了在他到來前，歐洲白人殖民主義已在此侵入了幾十年，他深怕他是在自欺欺人，以為自己遠離法國祖地至此所尋找的淨土已是被西方觸動過的生活方式，他懷疑心目中的熱帶樂園是否存在。

一百年後，我追著他的旅程來到這個充滿意象的島嶼，我當然是更遲了。遲，意味著看不到原初之景；遲，意味著逝去的一切已難再挽回¹¹。

高更與鍾文音在踏到大溪地土地時，兩人都發出遲來的惋惜，而兩人的惋惜具不同意義上：高更追尋的乃是大溪地擁有獨厚的自然景觀，而鍾文音所追求的乃是以高更藝術氣息為目標而來。透過追尋，鍾文音在大溪地所獲得的除了對大溪地人文風景的讚嘆外，影響其靈魂探索卻是高更燃燒自我生命後所帶來的名聲與藝術地位。

在陌生的文化中待上一段時間，其認知受異文化衝擊而有所改變，對原先所處環境的感受度也就更為敏銳了，當旅行的過程中開始遭遇他者(other，例如不熟悉的異國文化、生活風俗……等陌生環境)的同時，一方面也開始返回自我熟悉的事物環境中，反思其對比與差異¹²。因此，當鍾文音體會大溪地所帶來豐富的色彩與開放的思考價值，與台灣保守傳統的觀念兩者形成衝突時，便轉移至高更的繪畫上，希冀在高更的遺作中得到差異的平衡，用以慰藉自我內心對此差異以取得認同：

是什麼支撐高更離鄉背景的漫漫旅路？熱情如何在餘燼中再燃？藝術當然是，但我更相信是靈魂故鄉裡的那個「原我」從來就不放棄追尋「真理」。真理無關地域場景人種，它的本身只要召喚就存有。

惠特曼在《草葉集》說的：「為了讓靈魂前進，所有的一切都該讓路。」思及此，我又對高更至此放逐十年的奢華光陰有了更廣更深的體會。文明、物質、思鄉……甚且妻子兒女為了他追索靈魂的真實與藝術而讓路

¹¹ 見鍾文音《遠逝的芳香——我的玻里尼西亞群島高更旅程紀行》頁 30，台北，玉山社，民國 90 年 10 月版。

¹² 見陳室如《出發與回歸的辯證——台灣現代旅行書寫(1949——2002)研究》，頁 19。

了¹³。

其次，在《奢華的時光》旅途中，上海之旅之首要目的，乃是為了尋找上海文人居住之地，用以慰藉鍾文音內心的思念，也期盼在這旅途中，藉由老去的思想，修改舊有觀念。當鍾文音拜訪見證老上海的沈寂先生時，體悟到：老人，有靈魂的智慧，讓我自在且內心有了某種呼應。三位老上海年代不凡的女性：張愛玲、阮玲玉、孟小冬，三個情愛、事業糾葛的人生，透過三條交織對話下，企圖建構心中自我愛情觀、事業觀：

傳奇如她們，重點其實並非是傳奇的色彩，應該是她們真切活出了生命的滋味，不論是張愛玲以沉默、孤寂來度晚年，或阮玲玉已死來結束痛苦與賴活，又或者孟小冬以愛的行動來表態價值。不論年歲長短，我覺得她們都不枉此生了，在有限的幾年裡，盡一切地閃亮著生命和才情，此已是可貴¹⁴。

這三位女性都是為了男性而付出終生，毫無怨言，更何論後悔。當一個人想要走進另一個人的心中，是必須經過多重考驗，有的時候只是在他心口逗留，有的卻連敲門的勇氣都喪失了。然而，當這三位佳人面對心中的才子時，由衷真誠託付的心，卻是她們畢生的賭注。

雖然對三位女性對於自己人生的選擇感到惋惜，但鍾文音認為若是身分互換，女性內心思緒的系統一致，她也會如同三位選擇最終所自認不後悔的人生道路。畢竟，燃燒生命追求價值，真切的愛過、實踐過，才是自我生命主人。透過與活著的人探討已逝的三位「傳奇」，將三人對生命態度，轉化成自我熱烈追尋的熱情之上，以不愧對自我與生命為出發點。

當她訪視張愛玲故居時，心有所感的說：「再思是，我眼中的張愛玲，我所來到的常德公寓，當她和它透過我的眼、我的筆時，它們已具不同生命了。」這就是鍾文音旅行的目的，透過前人的經驗企圖在這之中剖悉出屬於自我的觀點，可以是認同，也可以是批評。儘管他人對於她參觀常德公寓的行為感到不解時，鍾文音認為：「我說我不找人，心想我找的是一股空氣，一種氛圍，一縷悼念，一是惘然，和說不盡的蒼涼¹⁵。」將旅行的意義提升到最高境界的心靈交流，且勇於實踐。

「旅行就是一種看見，妳可以把所見所思寫下是好的，妳追懷古人，而後人

¹³ 見鍾文音《遠逝的芳香——我的玻里尼西亞群島高更旅程紀行》頁 61，台北，玉山社，民國 90 年 10 月版。

¹⁴ 見鍾文音《奢華的時光——我的上海華麗與蒼涼紀行》頁 89，台北，玉山社，民國 91 年 5 月版。

¹⁵ 見鍾文音《奢華的時光——我的上海華麗與蒼涼紀行》頁 109，台北，玉山社，民國 91 年 5 月版。

可以追隨妳¹⁶。」抱著這樣的心態，當身處前人的思想背景下，在文明的洪流中，才能保有自身獨有的見地。由此，發自內心的共鳴，嘗試了解內心與外在的差異，加以批判，調整自我觀念正確與否，最後形成與老上海人觀點的妥協。

再者，於《情人的城市》一書中，如同往常追尋的手法，透過對莒哈絲最後住的城市，懷想自我在淡水河邊八里的住宅，認知到透過追循體悟到自己成為莒哈絲筆下的人物，同時也影響到了自我：

九七回國發表《寫給你的日記》，妳成就了我的書寫。我接了妳的棒子回到我的島嶼，我住到了有著巴黎諧音的八里。這一切的註定就是妳的召喚。我成了每個妳，妳也成了筆中的妳。任聽身心的召喚，但又時時有個超我在監督這個我。¹⁷

透過閱讀與書寫，鍾文音在追尋拜訪者時，透過書寫使得拜訪者也成了自身筆下的人物，但書寫的同時也受到莒哈絲的影響，兩者交相成全了對方，卻也影響了彼此。因莒哈絲的寫作歷程先於鍾文音，其作品也影響了鍾文音的文學創作，而莒哈絲成了鍾文音心中超我的形象。

透過對追尋人物生前故居的拜訪，在文化的薰陶之下，加上對過往場景的懷想，成就了鍾文音旅行的意義。在莒哈絲的靈魂故居，透過懷想的方式，以及對其作品《情人》的閱讀，刻劃出莒哈絲於鍾文音心中的形象：

我不屬於任何地方，我沒有名字。我複述妳，在妳的靈魂故居，和妳眺望同一片海洋。這片海洋之所以迷人，是因為妳和普魯斯特都曾經日夜地望著它。這棟建築之所以可以可堪我一看再看，都是因為妳，妳的文字，妳的生活。那股彷彿從海洋黑心深處所散發出來的激情與絕情，一再讓人反芻咀嚼，直到破碎。¹⁸

最後，在《孤獨的房間》中，實際上透過對安娜藝術作品的賞析，嘗試解釋其作品中的自我情感的呈現，進而為安娜解釋其自我與世界中的對話，於此得到完美的解釋，不僅為安娜的情感作一妥當的合理化之外，也使得女性自我的情感於此中得到解脫：

她的作品裸身，但最引人注目的卻不是「裸」這個層面，而是關於一種「凝視」，彷彿這個世界透過她的凝視就會有所回應，每個凝視都射向她的質

¹⁶ 見鍾文音《奢華的時光——我的上海華麗與蒼涼紀行》頁 138，台北，玉山社，民國 91 年 5 月版。

¹⁷ 見鍾文音《情人的城市——我和莒哈絲、卡蜜兒、西蒙波娃的巴黎對話》頁 42，台北，玉山社，民國 82 年 8 月版。

¹⁸ 見鍾文音《情人的城市——我和莒哈絲、卡蜜兒、西蒙波娃的巴黎對話》頁 124，台北，玉山社，民國 82 年 8 月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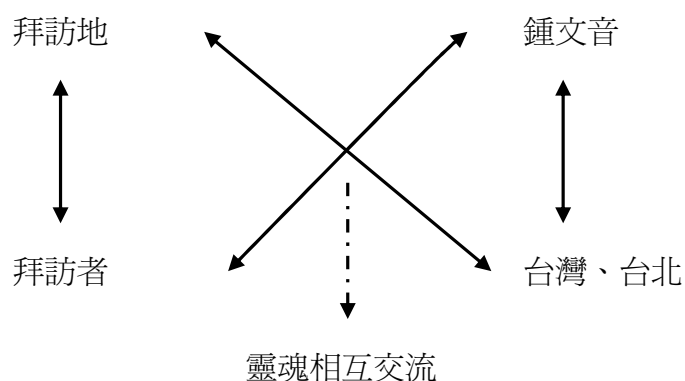
疑或是經驗重整，或是原鄉提問。¹⁹

以藝術看待藝術的層面，深入探索創作實心靈的態度，進而跳脫作品表面的呈現方式，以抽象的層面詢問拜訪者安娜與世界的對話，透過「凝視」的動作，表現旅人鍾文音與拜訪者安娜之間的無形心靈層面的交流。

整體來說，鍾文音於旅途過成中，不論是借由具體重遊拜訪者的故居，或者重讀其文學或藝術作品，達到抽象層面的交流對話，呈現由自我的角度解讀，達到心靈層面的對話。由上可見，面對不同的人物，鍾文音其採取的姿態也有所差異，以主觀者的角度呈現探訪對象最完整的面貌。

四、自我認同書寫

自我追尋，鍾文音透過異地的探訪、人物的追尋：「玻里尼西亞群島 / 台灣；高更 / 自我」、「上海 / 台灣；張愛玲、孟小冬、阮玲玉 / 自我」、「巴黎 / 台灣；莒哈絲、西蒙波娃、卡蜜兒 / 自我」和「美東 / 台灣；艾蜜莉、安娜 / 自我」四種相同的寫作模式，達到對自我藝術的追求，進而自我認同的書寫，於時間空間差距中，進行心靈探求之行。若依據 Clawson and Knetsh(1996)所提出的討論戶外活動的休閒體驗可分為五階段：旅行前的期待或計畫、行程途中、目的地、返程途中以及回憶，套用於鍾文音的旅行書寫中，即鍾文音的自我認同於旅途途中產生，進而在回憶中確定自我的認同方向。在此將鍾文音兩次的旅行套用至理論中，其彼此之間的對應關係畫為下圖：



圖一 多重空間關係位置圖

由上圖一可見，鍾文音以單一的身分進行與多位拜訪者的探訪，因其以於台灣生活的經驗、文化的理念，達到對拜訪地的文化差異的比較。借由空間的變化、

¹⁹ 見鍾文音《孤獨的房間——我和詩人艾蜜莉、藝術家安娜的美東紀行》頁 159，台北：玉山社，民國 95 年 1 月版，。

人物的對話，兩者相互影響，達到無形的旅行者與拜訪者間的靈魂相互交流與對話的成果。其以此旅行模式，呈現在其旅行書寫的文本中，展現出的莫屬於其個人的旅行意義。因此，在系列旅行書寫中，其對原我形象的刻劃，隨著拜訪者帶給她的衝擊而有所差異。

首先，於《遠逝的芳香》中，透過與不斷的自我對話，沉澱心靈，以換取真實的面貌。誠如尼采說：「每一個人的個性都是自己的守護神。」²⁰高更選擇沉醉於大溪地人文懷抱，相對的，鍾文音則在高更顯露出的藝術氣息之下，找回記憶中的我：

回歸靈魂深處那個原型原我，也許才比較能看得清楚事態和人的互為影響與每個人人生關口的抉擇。所謂的機緣是被人事決定的，不做抉擇就不稱為機緣。不做抉擇的機緣只如風行過，並不具發生的意義²¹。

選擇旅行，尋求原我，以真誠的態度面對自我，無論最終抉擇結果對錯，在內心都是最佳的選擇，宛如高更藉由生命中無法逃避的孤寂侵襲，換取源源不斷的創作泉源，如飛蛾撲火般的自焚，而卻換取崇高的藝術地位。鍾文音由高更的靈魂中發現自我對於旅行探索到的原我，亦如高更在有限的生命中尋求內在原我慾望的解脫。

由高更的最後一幅畫作中，鍾文音於畫中感受到旅人對於原鄉心靈深層的渴望。如高更的最後下雪之作，典型的驗證旅人最終的眷戀依舊是原鄉：

原始純淨和熱帶氣息雖說是高更後半生所力爭及追求的，但臨終的高更是不是真的就甘心魂埋於此，他難道沒有眷戀過自身的北國原鄉？

我翻閱他一下的書稿和後人及藝評人所述，當年高更死前要求他的土著朋友將他抬出屋外，並拿出最後紙筆。據說他臨終前畫下的圖像竟是下雪之景。

如果傳說正確，那麼畫家最後所眷戀的還是原鄉吧²²。

對於鍾文音來說，玻里尼西亞群島人族群文化深深吸引著她，然而透過高更畫作挖掘了自我身處對於原鄉的依戀：

其實很多人都錯解我的性格，老以吉普塞人或是流浪基因來詮釋我的旅程，而忽略了生命的機緣所成就的動力。就生命長河來看，我們也是旅

²⁰ 見鍾文音《遠逝的芳香——我的玻里尼西亞群島高更旅程紀行》頁 62，台北，玉山社，民國 90 年 10 月版。

²¹ 見鍾文音《遠逝的芳香——我的玻里尼西亞群島高更旅程紀行》頁 61，台北，玉山社，民國 90 年 10 月版。

²² 見鍾文音《遠逝的芳香——我的玻里尼西亞群島高更旅程紀行》頁 107，台北，玉山社，民國 90 年 10 月版。

人。就連我們彼此的相遇也是生命遭逢而已²³。

除了說明她最後選擇回到台灣原因外，也突顯出旅行在她的生命中，乃是為了尋求自我內心性格，實現生命價值，每一次的探訪都是成就生命機緣。基於這樣的心態，使得鍾文音的心靈與文字緊緊合而為一，記錄每一次靈魂洗滌後，回歸真實自我。

其次，在《奢華的時光》中，鍾文音期許自己「帶著古人風精神來看中國，只有用古典文人的情懷，才能讓我免於在中國面對這波強大的洪流中被淹沒²⁴。」為了更客觀的建立讀者自我觀點，她認為：

上海太快，我今天寫上海，很快它就成了昨日黃花，我紀錄的是我所關注的鴻爪一隅；上海過快，我今天拍上海，明天不知它是否還在，我只能捕捉「鍾文音」眼中所見的城市人文面貌。

縱然如此，這城市有個東西永遠不變，那是風月下的情與愛²⁵。

旅行的意義在不同人身上有著不一樣的體驗與心得，在此，她自白說，本書寫的乃是透過她眼中所見的「鍾文音」，僅屬於她個人的。旅行必須藉由不同旅人的觀點去建構屬於自我的精神糧食，對她來說旅行的價值乃是遊歷某地過往與現今的人物生活後，所獲得的自我的感觸，生命價值的印證，積極開拓經驗與生命的境界：

我關心的不只是風景，更關注活過旅地舞台的那些精彩人物，尋找發亮的獨特印記，我企圖尋找和我自己喜好契合的已逝前靈，在旅途中尋找他們活過的時空，盡可能和他們對話，以靈魂見靈魂²⁶。

接著，《情人的城市》中通過再次閱讀西蒙波娃的《第二性》，懷想自己身處以自由為標榜的異國首都，卻無形中讓自己覺得女性在別人的眼中除了是次要者之外，更讓以旅行者身分的她，體悟到自己或許是個次次要者：

但我於今讀來仍覺受用，「每個主體都認為自我(self)是主要者，而處境卻讓他成為次要者。」我在巴黎，我這個帶著某種流浪或是落魄的主要者，暴露在這座自以為優越的種族花都裡，這個處境讓我瞬間在他的注目中，

²³ 見鍾文音《遠逝的芳香——我的玻里尼西亞群島高更旅程紀行》頁 115，台北，玉山社，民國 90 年 10 月版。

²⁴ 見鍾文音《奢華的時光——我的上海華麗與蒼涼紀行》頁 137，台北，玉山社，民國 91 年 5 月版。

²⁵ 見鍾文音《奢華的時光——我的上海華麗與蒼涼紀行》頁 275，台北，玉山社，民國 91 年 5 月版。

²⁶ 見鍾文音《奢華的時光——我的上海華麗與蒼涼紀行》頁 275，台北，玉山社，民國 91 年 5 月版。

成為次要和次次要者。²⁷

西蒙波娃為女性主義的倡導人，其《第二性》的著作廣泛的引起女性為自主權的抗爭，然而閱讀《第二性》的鍾文音，對於身處於標榜自由的法國巴黎，卻難以感受到平等的眼光。其所接收到的處境卻是自我於他者眼光中的異己的角色，平等此時卻變成了不平等的象徵。這乃為通過閱讀與實際行動的參與，在心靈的交流中所突顯最為實際的問題，也成了拜訪過程中遇見的難題。

但在旅途中，對旅人最大的問題乃是孤獨，唯有透過對此的了解，才能達到對自我內心深層的體悟：

不要指望他人，靠自己。西蒙波娃的聲音在脆弱的耳膜片刻驚響了起來，旅人轉身是一輩子，情愛亦是，轉了心就難回頭。²⁸

因此，不論是他人或者自己，在旅途中所能依靠的唯有自我本身；如同愛情領域中，向來對愛情極為排斥的鍾文音，借由旅行也體會到於愛情的旅途中，所能依靠的也僅有自己。

最後，《孤獨的房間》中則書寫出對拜訪者艾蜜莉與自我兩者間的衝擊，不論是在生活情感層面上，或者藝術創作之上，透過對艾蜜莉的詢問，企圖從中找尋自我對藝術的疑問：

旅途上，艾蜜莉的身影一直在衝擊著我，她的環境相較於我輩女子卻更不自由，她所屬的社群是清教徒聚居地，但她的心是那樣的自由，自由到即使她幽閉終生也不覺自己在幽閉。自由是什麼？孤獨是什麼？創作是什麼？²⁹

同樣以藝術創作的鍾文音，於拜訪者艾蜜莉的身上，解讀兩者間的自由並不平等，但是其藝術創作卻如此豐沛，宛如重獲自由一般；相反的，鍾文音擁有自由卻感到孤獨，反映於兩人的創作之上卻有著不一樣的風格與意涵。在此鍾文音真正體悟到藝術創作上真正自由的涵義與認同感。除了藝術的創作，文學的書寫也為鍾文音求解的問題。在與艾蜜莉的對話中，為文學創作更有自我的想法：

但我終也明白沒有什麼要發表的，在我見了艾蜜莉的魂魄後，沒有發表不代表沒有寫作，她持續寫，因為她和寫融為一體，毋須配合他人，毋須調

²⁷ 見鍾文音《情人的城市——我和菘哈絲、卡蜜兒、西蒙波娃的巴黎對話》頁 215，台北：玉山社，民國 82 年 8 月版。

²⁸ 見鍾文音《情人的城市——我和菘哈絲、卡蜜兒、西蒙波娃的巴黎對話》頁 309，台北，玉山社，民國 82 年 8 月版。

²⁹ 見鍾文音《孤獨的房間——我和詩人艾蜜莉、藝術家安娜的美東紀行》頁 247，台北，玉山社，民國 85 年 1 月版。

整自己的腳步。就是寫，一直寫，寫到天荒地老，直入太虛。³⁰

藉由對探訪者心靈的交流，透過書寫的再現，呈現其旅者於旅途中的收獲。收獲或許是對探訪者的認同，但也有採取對立之姿，其皆為鍾文音對自我深層的探索。旅人透過旅途，旅行前後所展現出的自我也因此有所差異，不僅是生裡上的轉變，更是心靈上的成長。

五、結論

探究每一趟旅行，可以歸納旅程模式符合戶外休閒體驗五階段的重複，不斷的經歷期望或計劃、往程、目的地體驗、返程，到最後的回憶，典型循環。等到下一次計畫旅行時，又會是再一次的實踐。因此，在不斷循環的過程中，每一趟的旅行前後渲染旅人內情懷，產生知性與感性的激盪。當旅人在旅程中所面臨的文化差異，回歸自我，進行內心的認同與批判，所產生的思維與建構，最後調整差異取得平衡，進一步化為文字書寫當成自我獨有的旅行紀錄。如同文化評論家南方朔所言：「人們『觀望』城市，旅遊風景，它不發現什麼，但卻印證了許多；它映證了我們在書本上得知的對某地方的記號，印證了人們的想像、渴望或恐懼……旅遊的最基本出發點，一切的經驗都發自第一個經驗，也必拉回到第一個經驗。」³¹由此可見，好的旅行文學除了旅行者本身之外，更取決於旅行的目的、以及旅途中的體驗，而旅行的目的則在印證旅行者的想像與懷想。

旅行對於鍾文音來說，其認為自己宛如患了「鳥羽症」³²在異鄉中不斷的拼湊自我面貌，透過不斷的出走再出走都是為了看得清事情真相，其作品內容有如她的鏡子，映照出鍾文音經歷旅途中的文化精神洗禮，淬鍊出最真實的靈魂。

而在系列的旅行書寫中，除了空間的變化所帶來的文化差異的衝擊之外，探訪者其背後的情感世界與目的，更為鍾文音帶來不同人物其背後的省思。然則，人物於其旅行中為主要探索對象，透過書寫表達對此的看法，也呈現出自我的轉變與成長。於 my journal 旅行書寫系列中，透過對大溪地的畫家高更、上海的作家張愛玲、女伶孟小冬和影星阮玲玉、巴黎的作家莒哈絲、西蒙波娃和雕塑家卡蜜兒，以及美東記行的詩人艾蜜莉和藝術家安娜·梅迪耶塔的追求，進而展現其對這些人物原有的想像，人生才得以達到完整。因此，如同鍾文音個人所云：追尋向來是文學的主體，追尋也是旅程不可或缺的內在渴望。只有渴望我們才須要旅行，如果沒有渴望，我們應該就此睡覺，並闔上眼光。³³

³⁰ 見鍾文音《孤獨的房間——我和詩人艾蜜莉、藝術家安娜的美東紀行》頁 315，台北，玉山社，民國 85 年 1 月版。

³¹ 見胡錦媛〈繞著地球跑(下)——當代台灣旅行文學〉，《幼獅文藝》第 516 期 1996 年。

³² 見探訪紀錄〈患了「鳥羽症」的女人：鍾文音〉，《聯合文學》第 235 期 2004 年。

³³ 見鍾文音《情人的城市——我和莒哈絲、卡蜜兒、西蒙波娃的巴黎對話》頁 252，台北，玉山社，民國 82 年 8 月版。

六、 引用書目

交通部觀光局網站：〈96年12月暨全年觀光市場概況概要〉：

http://admin.taiwan.net.tw/statistics/release_show.asp?selno=1483

胡錦媛：〈繞著地球跑(下)——當代台灣旅行文學〉，《幼獅文藝》第516期1996年12月。

採訪紀錄：〈患了「鳥羽症」的女人：鍾文音〉，《聯合文學》第235期2004年5月。

陳室如：《出發與回歸的辯證——台灣現代旅行書寫(1949——2002)研究》彰化：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年。

楊澤：〈在文明的邊緣流浪〉，《國境在遠方》台北市：元尊文化，1998年。

蔡雅雯：〈在文學廢墟裡，打造黑暗之光：鍾文音〉，《幼獅文藝》第578期2002年02月。

鄭至勤：〈新世代生活態度——我旅行故我在〉，《中國時報》第34版，2002年6月16日。

鍾文音：〈移居台北前的南方憶往〉，《聯合文學》第219期2003年1月。

——：《遠逝的芳香——我的玻里尼西亞群島高更旅程紀行》台北：玉山社，2001年。

——：《奢華的時光——我的上海華麗與蒼涼紀行》台北：玉山社，2002年。

——：《情人的城市——我和莒哈絲、卡蜜兒、西蒙波娃的巴黎對話》台北：玉山社，2003年。

——：《孤獨的房間——我和詩人艾蜜莉、藝術家安娜的美東紀行》台北：玉山社，2006年。